

後期「大乘佛法」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第五章

第一節 後期大乘經

一、後期大乘經論的時代背景

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與初期有顯著的差別。後期的大乘經，以如來藏、佛性，及與如來藏思想接近的佛菩提、涅槃功德的闡揚，為後期大乘經的一般傾向。

大乘論方面，無著、世親造論通經，成立阿賴耶識為依止的瑜伽行派。瑜伽派的發揚，中觀派也告中興；兩派的「相奪相成」，與兩派內部的論爭，使論議進入嚴密的思辨時期。

大概的說，經典是從南而北的，論書是從北而南的，相互交流；而中印度的佛法，從笈多王朝（西元三二〇——）起，再成為佛法的主流。

後期大乘經，從西元三世紀起，到五世紀末，大多已經傳出。六世紀以下，一則論議的風氣高張，一則是一個新時代（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），正孕育接近成熟，將流布面目一新的教典；所以「大乘佛法」的經典，傳出也就少了。

這一時代（先後共三百年），起初，南方案達羅王朝，於西元二二五年滅亡。北方的貴霜王朝，三世紀也日漸衰落，印度又是到處分裂割據的局面。旃陀羅笈多第一，自摩竭陀興起，於西元三二〇年，建立笈多王朝。經薩母陀羅笈多，到旃陀羅笈多二世，國勢相當強盛，統治了東、西及北印度，南印度也表示臣服。那時，梵文學大大興盛起來（引起以後印度教的盛行）。到了鳩摩羅笈多末期（西元四五五年前），北方受白匈奴（即我國史書中的嚙噠的侵入）不斷來侵，國力大受損耗，終於在五世紀末，北印度落入嚙噠的統治。佛教受到嚙噠的摧殘，北印度的佛教，開始走向衰落。鳩摩羅笈多以後，笈多王朝分化；也因此漸漸形成中印度「大乘佛法」的兩大中心——東方摩竭陀，西方摩臘婆。

二、編入大部的後期大乘經

「後期大乘」的經典，編入大部的有：1 編入『大般若經』的，如梁曼陀羅仙與僧伽婆羅，先後譯出的『文殊師利所說（摩訶）般若波羅蜜經』，與第七分相當。陳月婆首那譯的『勝天王般若波

羅蜜經』，與第六分相當。 2 編入『**華嚴經**』的，如晉譯『華嚴』中，(二八)「佛不思議法品」，到(三三)「離世間品」，都是以佛(普賢行)地功德為主的。 3 編入『**大寶積經**』的，如唐菩提流志所譯的(二)「無邊莊嚴會」，(一一)「出現光明會」；隋闍那崛多譯的(三九)「賢護長者會」等。唐玄奘所譯的『大菩薩藏經』，編為寶積部(一二)「菩薩藏會」。經是後期集成的，但思想卻大多是初期的。因為除第一卷(明聲聞法)外，其餘的十九卷，只是『陀羅尼自在王經』，『密跡金剛力士經』，『無盡意經』的纂集。

4 北涼**曇無讖**所譯的『**大般涅槃經**』，『**方等大集經**』，『**大雲經**』，都是大部的。

『**大方等大集經**』，依「校正後序」，「丹本」共十一品：「第一、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，二、寶女品，三、不眴品，四、海慧品，五、虛空藏品，六、無言品，七、不可說品，八、寶幢分，九、虛空目分，一〇、寶髻品，一一、日密[藏]分」。上九品名為「品」，「寶幢分」以下稱為「分」，而又有「寶髻品」夾在稱為「分」的中間。凡稱為「品」的，都是**明菩薩行及佛功德，有通於如來藏的意義**。而「寶幢分」，「虛空目分」，「日藏分」以下，後來還有「月藏分」等譯出。「寶幢分」以下，法義要淺些，傾向於**通俗的、神秘的**。

此外，如失譯的『佛說長者女菴提遮獅子吼了義經』；元魏曇摩流支初譯的『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』；(秦)失譯的『度諸佛境界光嚴經』等：都是宣說「**不空**」，或宣說**如來不可思議德業**的。

三、明確闡揚如來藏的經

「後期大乘經」中，明確闡揚如來藏法門的是：『**大般涅槃經**』，**曇無讖**初譯的，僅十卷，與晉法顯在華氏城所得的『方等大般泥洹經』同本。初十卷，以佛入涅槃為緣起，說大般涅槃**常樂我淨**。經上說：世間所說的「**我**」，不免誤解，所以佛說**無我**；其實，**我是有的，因我而說到了如來藏**。後三十卷，是曇無讖再到西域，在于闐求得而續譯的，**是經過般若學系的會通修正**(下文再當解說)。此外：

一、『**大方等如來藏經**』，現存晉佛陀跋陀羅與唐不空所譯的二本。這部經，受到了『華嚴經』思想的啟發。『華嚴經』初說毘盧遮那佛的華藏莊嚴世界海；世界與佛，都住在蓮華上。**華藏是蓮華胎藏**：蓮華從含苞到開花，蓮實在花內，如胎藏一樣；等到華瓣脫落，蓮臺上的如來(蓮蓬上的蓮子)，就完全呈現出來。『**如來藏經**』就是以**蓮華萎落，蓮臺上有佛為緣起，以種種譬喻說明如來藏的**。

二、『**大法鼓經**』宋求那跋陀羅譯。『**大法鼓經**』與『**法華經**』有關：『**法華經**』初說「會三歸一」，二乘同得佛智慧（一乘）；說實相與『**般若經**』相近。但「開跡顯本」，涅槃了的多寶佛塔涌現在空中；釋尊自說「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，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」；三變淨土；十方受化菩薩來集，意味著**如來常住**。

『**法鼓經**』提到『**法華經**』的「化城喻」、「窮子喻」；『**大般涅槃經**』比喻佛性的五味（乳……醍醐喻）；說如來藏與一乘。

三、『**央掘魔羅經**』，也是求那跋陀羅譯的。『**雜阿含經**』中，央掘魔羅——鴛瞿利摩羅執劍追殺釋尊，怎麼也追不上，於是口呼「住！住！」！釋尊對他說：「**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**」。在大乘如來常住思想中，就以此為緣起，宣說**如來常住**的如來藏法門。

『**大般涅槃經**』，『**大法鼓經**』，『**央掘魔羅經**』，『**大雲經**』，都說到**正法欲滅時，法在南方**。

四、『**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**』，也是求那跋陀羅初譯的。勝鬘出嫁到阿踰陀，說一乘、如來藏法門。阿踰陀為笈多王朝的文化發達地區，無著傳出『**瑜伽師地論**』，就在此地。『**勝鬘經**』分十四章，說到**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係**。

五、『**不增不減經**』，元魏菩提流支所譯。

這幾部宣說**如來藏**的經典，表示**眾生本具如來**。這雖是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佛法」所沒有的，但**如來藏說對未來佛教的影響，是極為深遠的！**

還有『**解深密經**』，『**阿毘達磨大乘經**』，『**入楞伽經**』，『**大乘密嚴經**』，『**佛地經**』等，當別為論述。

四、大乘法從共聲聞的涅槃，傾向不共聲聞的佛菩提

如來藏說，是「大乘佛法」的**佛道論**，適應世俗而興的通俗說。

『**般若**』等大乘經，修菩薩行為主，以般若的解悟為先導。**般若所體悟的，是「佛法」的涅槃**；有法性、真如、法界等異名。真如等不離一切而超越一切；超越一切，所以空性為其他經典所應用，被稱為『**空相應經**』。

然1『**般若經**』初義，是**自性空**。自性空，**形容自性的不落名、相、分別**（體悟的真實，不是沒有勝義自性）。2由於遮遣虛妄執著，對治部派的**實有說**，「**無自性故空**」的思想發展起來；這是高層次的，但也是易被誤解的。

『般若經』等說「一切法空性」，「一切法清淨」，重於般若的體悟，方便說明；有所證理性的傾向，也有傾向於能證智慧的說明。如釋尊證得無上正等菩提，由於眾生的難以理解，曾經默然而不想說法。

甚深而難解的，『阿含經』說是緣起與涅槃。『般若經』所說的般若，是菩薩慧，成佛就轉名佛慧。『法華經』正是以佛慧為主，眾生所難以信受的，是佛智慧，也就是妙法——正法。經說：「如來所以出，為說佛慧故」：就是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『華嚴經』廣說菩薩大行，而也以佛智慧為重。

無二無相，不可思議的甚深涅槃；大乘經傾向於（菩薩及）佛智慧，其實『般若經』中已說到了，所以『智度論』說：「諸法實相有種種名字：或說空，或說畢竟空，或說般若波羅蜜，或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大乘法從共聲聞的涅槃，傾向於不共聲聞的（菩薩與）佛菩提。大乘法本從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而來，修菩薩行，求成佛的等正覺，所以著重理想中的佛智慧，也可說應有的事了。

五、從「初期大乘」到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說。

佛菩提是般若波羅蜜的究竟圓成。『華嚴經』「十地品」說：初地證入智地，展轉增勝。有鍊金喻，治摩尼寶喻；比喻發大菩提心，從初地到十地，進而成佛。這雖是菩提的發起到圓滿，暗示了菩提（如金、珠那樣）是本來如此的。『大集經』「陀羅尼自在王品」，有治青琉璃珠喻；「海慧菩薩品」，有淨寶珠喻；都表示菩提寶，經淨治而究竟清淨。

大乘經說一切法無二無別，『華嚴經』說一切法相互涉入。這樣，在眾生位中，本有佛菩提，只是沒有顯發而已。如『大方廣佛華嚴經』卷三二，「寶王如來性起品」說：微塵內有大千世界經卷的比喻，表示眾生本有佛智慧（無上菩提），只是妄想顛倒而不能自覺。如離卻妄想顛倒，就知道如來的圓滿智慧，自己是本來具足的。這段經文，一般引用來解說如來藏。但經文只說佛智慧本來具足，通於『般若經』、『法華』等大乘經義，還不是顯有特色的如來藏說。

大乘經說「法界」，如眾流入海而沒有差別；與真如、空性等相同。『須真天子經』卷四譬喻中，法界如虛空，如明鏡；一切法如虛空中色，如明鏡中的影像。色與虛空是沒有差別的，影像是不能離明鏡而有的。法界與一切色，同樣的清淨如虛空，表示依法界而有一切法的意思；界 dhātu，是可以解說為因、依、本性的。

與文殊師利有關的經典，重視法界，並說到了種種界，我界，眾生界，與法界、慧——般若界並舉，平等不二。

我是眾生的異名；在神教中，是生命主體；佛法中解說為身心和合為一而沒有實體，是假名。

現在稱為我界、眾生界，與法界不二，這顯然不是世俗的假名，而存有深義。『文殊般若經』說到：如來界，佛界與眾生界、我界平等。

然界有界藏（礦藏）的意義，眾生界與如來界平等，可引發眾生本有如來功德的意思。而且，如來是佛的德號，也是世俗神我的異名。與法界不二的我界與如來界，可能被解說為真我！

大乘法的真如、法界等，本是涅槃的異名。在無二無別中，漸著重於佛果，更引用為「佛法」所否定的真我，早已滲入「大般若經初分」——十萬頌的『般若經』。「初期大乘」的發展傾向，終於出現了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說。

六、如來藏說的影響——天佛不二

如來藏說的興起，是「大乘佛法」的通俗化。如來，也是世俗神我的異名；而藏是胎藏，遠源於『梨俱吠陀』的金胎神話。如來藏是眾生身中有如來，也可說本是如來，只是還在胎內沒有誕生。

大乘以成佛（如來）為目標的，說如來本具，依「佛法」說，不免會感到離奇。但對一般人來說，合於世俗常情；因眾生身中有如來，可見成佛不難；大有鼓勵人心，精勤去修持實現的妙用。稱之為「藏」，又與印度傳統神學相呼應，這是通俗而容易為人信受的。傳說南印度的毘土耶那竭羅地方，如來藏的偈頌，童女們都會吟詠歌唱。

如來藏、我的思想，適合世俗常情，一般人是樂意接受的，但對「佛法」來說，是一更大的衝擊！部派佛教也有立「不可說我」、「勝義我」的，但只是為了說明流轉中的記憶與作業受報，不是所迷與所證的如實性。而且，（胎）藏與我，都從婆羅門教的教典中來，這不是向印度神教認同嗎？

依佛經說。我，是過去佛所說而傳來的，世間雖聽說有我而不知我的真義。現在說（眾生位上）如來藏我，（佛果位上）常樂我淨的我，才是真我。

『楞伽經』也明白的說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為了攝化外道，所以說如來藏我；如來藏我與印度固有宗教，有關係。依佛法說，這是適應世間的妙方便；但在一般人，怕有點神佛莫辨了！其實，流傳中的「大乘佛法」，融攝印度神教的程度，正日漸加深。

後期大乘重於如來，所以從「初期大乘」的「天菩薩」，進展到「天如來」，如 1 依『楞伽經』說：如來（佛，不一定是釋尊）的名號是非常多的。印度的群神與古仙，都是如來的異名。一般人恭敬供養梵天等，就是如來。**天神（與仙人）與如來不二**的思想，非常明顯。 2 又如『大集經』的「寶幢分」，說到**如來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中，就是他們平時所信奉的神。這是泛神的，也就是一切神是一神的，與『楞伽經』相同。「天佛不二」，不只是理論的，更是信仰的。這一發展，印度佛教將到達更神秘的境地。**

第二節 如來藏我思想的特色

一、明示如來藏特色的經典

從眾生與如來不二，相互涉入，而說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的，是『華嚴經』。

然明確表示如來藏特色的，是『如來藏經』，『大般涅槃經』「前分」，『大法鼓經』，『央掘魔羅經』，『勝鬘經』，『不增不減經』等。這幾部如來藏教典，傳出應有先後。

1 『如來藏經』等，多說譬喻。

2 『大般涅槃經』「前分十卷」，著重於如來的大般涅槃、常樂我淨，從**如來常住說到一切眾生有如來藏**。

3 『勝鬘』與『不增不減經』，卻是義理明晰，有「論經」的特色，進而說到**如來藏（或「界」）為依，成立一切法——生死與涅槃，眾生與（佛）法身**。

以真實常住的如來（界）藏為依止；與以虛妄生滅的阿賴耶識為依止，恰好對立。阿賴耶識為依止，是從意識探究到深細處而成立的，如『瑜伽師地論』說。

生死雜染與清淨涅槃，佛法本是依緣起以成立一切的；『瑜伽論』也還是依緣起的。彰顯眾生本有如來功德的如來藏說，遲一些傳出的『勝鬘經』等，也說依住；可能受到早期『瑜伽』學的影響。本來，專重甚深的契證，專重果德的仰信，在佛法體系中，是不夠完滿的！

(1) 『如來藏經』九種譬喻說如來藏

『如來藏經』以九種譬喻說如來藏：一、萎華有佛，二、蜂群繞蜜，三、糠 粳糧，四、不淨處真金，五、貧家寶藏，六、果種，七、弊物裏金像，八、貧女懷輪王，九、鑄模內金像。

「萎華有佛」，是說佛所化的蓮華萎謝了，華的胎藏內，有無量如來，這是如來藏的根本譬喻。如來藏在眾生身中，如『大方等如來藏經』說：如來藏是眾生身內的如來知見、力、無所畏等大智慧聚，也是眾相（三十二相）具足的如來身，結跏趺坐，與佛沒有不同。這樣的如來藏，難怪『楞伽經』中，提出一般人的疑問：這不就是外道的神我嗎？

(2) 『大般涅槃經』（前一〇卷）

如來藏我，『大般涅槃經』（前一〇卷）是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而說到的。如來的般涅槃，是「常樂我淨」的涅槃，是法身常住，壽命無量的。從如來常住，引出眾生本有如來，就是如來藏我。

如來藏是我，依『大方等如來藏經』，可見佛性[界]，佛藏，如來性——如來界，都是如來藏的異名。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（佛性），離一切煩惱，顯出如來法身，也就是「見我」、「得我」；我，正是如來的異名。

從如來涅槃果位，說到眾生位的如來藏（或「如來界」）我，我是生死流轉中的我，還滅涅槃中的我，「生佛不二」。如『不增不減經』說：眾生、菩薩、如來，雖有三名，其實只是一法身，也就是如來藏我。如來藏就是如來界。

二、初期如來藏說的特點

(1) 我

「佛法」說無我，而現在極力說如來藏我，到底我是什麼？『大般涅槃經』說與奧義書所說的我，是常、是樂、是知，似乎相差不遠。但『大般涅槃經』以為：我，是過去佛所說的，由於傳說久遠，神教說得似是而非了。為了遮止外道的誤傳，所以說無我；現在才闡明我的真相。

成立如來藏與我，經中多用譬喻來說明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

(2) 有色

如來藏，約眾生位說就是佛性。眾生身心中的如來藏，是如來那樣的相好莊嚴；等到離一切煩惱，安住大般涅槃的如來，當然不是二乘那樣的灰身泯智，而是有色相莊嚴的。

「初期大乘」經，重於甚深智證，如『般若經』，與文殊有關的聖典，觀佛如觀虛空；佛是不能於色聲相好中見的，被稱為「法身無色說」。

以如來藏、佛性等為主流的「後期大乘」經，可說是 1 繼承大眾部「如來色身無有邊際」的信仰而來；2 受到重信的念佛三昧所啟發，形成「法身有色說」。法身相好莊嚴，因位本有的如來藏與佛性，當然也是有色了。

(3) 不空

1 「初期大乘」，特別是『般若經』的發展，說一切法如幻化，也就是一切法空，空也不可得。在一切法本性空中，如來，菩提，涅槃，都是空如幻化。

2 這一甚深空義，是一般人所難以信解的；信受的，也不免誤解而流入歧途。所以『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』卷二六說：「若新發意菩薩，聞是一切法皆畢竟性空，乃至涅槃亦皆如化，心則驚怖。為是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（說）生滅者如化，不生不滅者不如化」。這與如來藏不空說相當。

3 但如來常住不空說者，倒過來說：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。以文殊為說一切空者的代表，加以訶責、譏刺；與文殊過去呵責釋尊的諸大弟子的作風，完全一樣。

依不空論者說：有的是空，有的是不空，不能一向說空或說不空的。如『大般涅槃經』卷五（大正一二·三九五中——下）說：煩惱，（業），苦，一切有為是空的；如來涅槃解脫是不空的。這樣的空，與『中阿含經』『小空經』所說，方法是一致的。

如來解脫的空與不空，也就是因位如來藏的空與不空，如『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』（大正一二·二二一下）說：空如來藏，指覆藏如來的一切煩惱，煩惱與如來藏是別異的，可離的，不相應的，如寶珠上的塵垢一樣。覆藏如來的煩惱是空的，並非說如來藏是空的。不空如來藏，指與如來藏不離不異的不思議佛法，也就是與如來藏相應的（稱性）功德；這是不可說空的。

(4) 「所依」

依『勝鬘經』意：如來藏為煩惱所覆（煩惱是生死根本）而成生死，與清淨功德相應而顯出法身，如來藏已成為迷悟、染淨的依止。

『不增不減經』，繼『勝鬘經』而作進一步的說明。本際相應的，是不空如來藏。本際不相應的，是空如來藏。「備一切法，具一切法」；「住持一切法，攝一切法」，表示如來藏是一切的根本依，一切法依如來藏而能成立，如『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』說：「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」，是「能作因」五因中的依、持、立——三因，也就是『不增不減經』說的「住持」。一切法依如來藏：有與如來藏不相應的煩惱等有為法，所以有生死流轉。有與如來藏相應的清淨法，所以能得涅槃。生死與

涅槃，都依真常不變的如來藏而成立。特別是，如來藏有相應的不思議佛法，所以眾生雖不覺不知，由於內在具有真實功德，能生起厭生死苦報，求究竟涅槃的動機。

依真常不變的實有法為所依，能成立一切法，所以我稱之為「**真常（為依的）唯心論**」。不過初期的如來藏說，還只是真常為所依；正向唯心或唯識而演進。後期（受論師影響）的如來藏說——「真常唯心論」，到下文再為論述。

(5)對初期如來藏說特點的反思

初期如來藏說的特點，是「我」，「有色」，「不空」，「所依」。

一、「我」是多少神化了，所以『不增不減經』（稱為眾生、菩薩、如來），已不再提了。

二、如來藏的空與不空，是有為行與無為功德對立；而不能說「空即不空，不空即空」，與「染淨一如」說不同。

三、依、持、建立是能作因；所以不能說如來藏生一切法。

四、如來藏說重在色相莊嚴的如來，在眾生身中，本有如來藏。如來是真實、常住不變，是無為法，以此為信佛者的理想，所以對以前所說的佛法，一一的引歸如來。說歸依三寶而唯是「一依」——依佛；說四諦而唯是「一諦」——（無為）滅諦；說凡聖而唯是「一界」——如來界（因位名「眾生界」）；說五乘佛法而唯是「一乘」——佛乘；說三乘涅槃而唯是一涅槃——如來涅槃。 **仰信果德，「生佛一如」**，初期的如來藏說，受『法華』與『華嚴』的影響極深！

三、與「心性本淨」結合

在如來藏說流行中，與自性（或譯「本性」）清淨心，也就是與心本性清淨結合起來。

『勝鬘經』稱如來藏為自性清淨藏。又說：「（自）性清淨心，難可了知；彼心為煩惱染，亦難了知」。『不增不減經』說：「我依此清淨真如、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。

「心本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，出於『增壹阿含經』——大眾部、分別說部系的誦本（說一切有部本，缺）。在部派中，如「一心相續論者」，心性本淨的「分別論者」，早已主張前後心相續的，是一是淨了。心性本淨為煩惱所染，與本有清淨如來藏而為煩惱所覆藏，意趣非常接近，所以如來藏也**就被稱為自性清淨心了**。

如來藏稱為自性清淨心，與真我與真常心思想的合流。論師們是引向心性本淨的；說如來藏是真如的異名，而色相莊嚴的如來藏我，仍在神秘、通俗的信仰中流行。

如來藏的本義，是眾生身中，有如來那樣的智慧與色相莊嚴，「生佛不二」，眾生只是為生死法所隱覆而已。如來藏是人格化的；與大眾部系中，「世間法虛妄，出世法真實」的思想相近；與「生死即涅槃」說是不同的。

但在思想發展中，如來藏融合了心性本淨說，也與真如等相結合，如『勝鬘經』依空性智，而說空與不空的。「如智不二」的實體；依此而說與有漏雜染不相應——空，與無漏清淨法相應——不空。

1 瑜伽行派以真如（空所顯性）解說如來藏，以真如所有無為功德解說不空，似乎會通了，而其實是貌同神異的。

2 『勝鬘經』說如來藏為空性智；所以後起的中觀者，有的也附和而不自覺了。

3 說如來藏是自性清淨心，六識等七法剎那，開始了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聯，發展成後起的「真常唯心論」。

總之，如來藏者以空性智融攝「空」義，以如來藏心融攝「唯識」義。印度的大乘論義，中觀與唯識，被融攝在如來藏說中，為印度大乘學的又一大系統。如來藏說比附於中觀、瑜伽而發展；一般還以為大乘只有中觀、瑜伽二家，那是受到專重論議的影響了！